

北洋首要零簡

王成聖

袁世凱徐世昌手札

小諸葛言敦源其人

袁世凱和徐世昌是北洋系軍要第一號和第二號人物。民國以降，以這兩位北洋巨擘為題材的傳記、小說、軼事軼聞可謂汗牛充棟，車載斗量。但是他們兩人的墨跡却不多見。邇近，迭任袁氏、徐氏記室，民初內務部次長言敦源哲嗣言鎔甫先生，特地將他所保存的一份珍貴史料印件寄贈友好，筆者承同學好友王梓良兄轉贈一份，使我驚喜交集，如獲至寶。因為，原件包括袁世凱親筆函柬五件，和徐世昌的手筆八件。不但補足了中外讀者罕觀袁、徐字迹的缺憾，而且由於這許多函件中有袁世凱罷官，養疴滄上，暨山東巡撫任所，以及光緒三十一年（公元一九〇五）

清廷舉行河間會操時所作，內中大有珍貴史料，細細推敲，還可以解決近代史上一些爭論已久，未獲解決的問題，確是近年以還在史料上的一大發現，筆者謹在此向言鎔甫、王梓良兩位先生鄭重致謝。

言鎔甫先生，江蘇常熟人，現年八十餘歲，北洋大學畢業，曾任開灤煤礦董事，是民初內務部次長言敦源先生的哲嗣，現任美國。據他出示

這一項珍貴史料時說：他是在校印言敦源先生遺集時，於篋中檢出乃父言敦源先生保存了七八十年之久的這十三封袁世凱、徐世昌寫給他父親的親筆函柬。——由於袁世凱一向自承他的字寫得不好，所以外間極少有他的翰墨流傳，可知這五封親筆函柬是何等的珍貴。尤其，其中兩封長信是袁氏養疴滄上時寫的，以函中語氣之誠懇，可見袁氏和言敦源相倚之厚。另三箋則為小站練兵時作，所云都是機密之事。

徐世昌是袁世凱的第一位得力助手，又是少年時期的結拜兄弟。他久贊袁氏戎幕，詩文書法，蜚聲一時，晚年尤精於繪事。徐世昌和言敦源相交既久，相知尤深。在他寫給徐世昌的八封親筆信裏，有別後相憶之情，也有切確詩文之作。還有一篇題跋，附在袁世凱墨蹟之後，堪稱珠聯璧合，足以紀一時之盛。言鎔甫先生並且強調，在他看來，袁世凱的書法極為古樸，且多蓄繚勢，斷非一般時流所能企及。

「小諸葛」言敦源在北洋人物之中，稱得上是一位少年才子，文武兼資的戎幕要角。他中秀才以後，從光緒十四年戊子（公元一八八八），到二十三年丁酉（一八九七），十二年間，曾經

一連六次應順天鄉試，居然偏就中不了一名舉人。當年的國子監祭酒（天下仕子的總老師，連狀元都得算是他的門生）王懿榮、工部尚書陸潤庠、管學大臣翁同龢，全都耳聞他的才名，有意將他高高的取錄。可是文章憎命，時運不濟，北洋怪才言敦源，竟然一連六次名落孫山外。最妙的是光緒十九年癸巳（一八九三）那一年的秋天，清廷會試各省試子二千人於國子監，言敦源先考了個第一名。後來四川吳光奎侍御疏劾廣東搶替弊端，清廷降旨翁同龢親主其事，重考一次。言敦源赫然又是再度奪魁。然而，臨到鄉試的時候，言敦源就連考六次接連落第了六次之多。

十二年的寶貴時間付諸虛擲，言敦源決心改弦易轍，另謀出身了。他應永定河道陳慶滋之邀，前往天津，擔任幕客。及至袁世凱小站練兵，大量徵集人才，言敦源又被老袁延攬入幕。時在光緒二十七年辛丑（一九〇一），言敦源才二十七歲，即以文學受知於袁世凱、徐世昌，成為袁氏幕府的要角之一。

袁世凱寫給言敦源的第一封親筆信，時在辛亥季夏初伏第四日，亦即宣統三年秋。這一封信是袁世凱應言敦源之請而寫的，信中所顯示的史

料，在於言敦源當時已有二品道員的官階了。他當過河北大名鎮總兵，平過當地的匪患，尤使山東、河南的股匪，不敢越雷池一步，由而博得「小諸葛」的綽號。

袁世凱自己承認他的字寫得不好。不過，一生之中無時無刻不作偽的袁世凱，却在全函之中，過於強調，很明顯的是在言不由衷。署名洵上的叟袁世凱的這一封信，一望而知是很用心寫成的。然而他却翻來覆去的說：「我本不善書，兼以頻年衰病，目眇腕弱，尤不成字」，「用報難命而已，不堪供書家寓目也。」當年，袁世凱係因宣統皇帝登基，光緒胞弟戴豐監國，而被清廷逐出廟堂的。他唯恐戴豐為乃兄光緒報仇雪恨



北洋巨擘袁世凱，他一向自承他的字寫得不好，因此外間極少有他的翰墨流傳。

，因此佯裝病足，口口聲聲的說自己衰病不堪，就怕清廷又會注意於他。此所以，洵上釣叟韜光養晦之際，居然也能應言敦源之請作書，具見袁、言之間，交情很不平凡。

袁克定失機密情報

書後有徐世昌的題跋，透露了當年的一大機密，同時也說明言敦源這一封袁氏手書得來之不易。原來，當年袁世凱身在江湖，心存北闕，對於清廷的一舉一動，無時無刻不在密切注意之中。袁世凱被放逐，他的心腹肱股徐世昌，却在清廷青雲直上，炙手可熱。宣統元年己酉（一九〇九）徐世昌以奉天巡撫調升郵傳部尚書，等於現代的

的河北省主席調任交通部長。五月，兼充督辦津浦鐵路大臣。宣統二年庚戌（一九一〇）授協辦大學士、憲政編查館大臣。七月，更上層樓，入軍機，授體仁閣大學士，儼然拜相了。宣統三年四月（一九一〇），又授內閣協理大臣，亦即大清內閣之副揆。九月，改軍諮大臣，授太子太保，正是位極人臣，一人之下，萬萬人之上。徐世昌在清廷身為袁世凱的代表，他是北洋首領袁世凱的影子，更是袁世凱位置於北京的坐探、耳目、靈魂人物。清廷的

一舉一動，俱由徐世昌透過袁世凱長子袁克定（字雲台，任農工商部丞參）之手，用最迅速妥善的方式，傳到河南安陽洵上村，天天偽裝在洵水上打漁、老奸巨猾的袁世凱手中。

為了保持這一條情報傳遞路線的暢通無阻，不致於有任何意外發生，心細如髮的袁世凱，早已在北京到洵上村之間，每一州縣，都派出他的親信心腹為地方官。言敦源也正由於袁世凱的此一週密部署，而被派充大名鎮總兵，上大名府「剿匪」去的。

就在宣統三年季夏，袁世凱的情報傳遞線出了一次大疏漏。經由袁克定負責轉送的一件機密情報，亦即徐世昌題跋中所謂的：「每有家書，信使專達」，居然會在順德火車站發生意外。袁克定的情報員行囊被竊，情報不翼而飛。此一意外着實非同小可，果然機密外洩，北洋軍閥袁世凱以次的一系列人物，俱將死無葬身之地。於是袁世凱、徐世昌大為惶急，日夜不安。當時唯一可行的辦法，只有責成言敦源限期破案，追回情報原件。這一次，「小諸葛」言敦源用盡心力，居然不負「衆」望，把已被竊去的情報追了回來。因而使袁世凱以次北洋系諸人喜從天降，大為欣慰，都說小諸葛真不失為小諸葛。至此言敦源乘機請求袁世凱大筆一揮，略書數字以誌其事功。殊不料袁世凱奸奸巨惡，焉肯授人以柄，他只泛泛的恭維言敦源幾句。言源敦深心失望，再去找徐世昌。這才由徐世昌為敘根苗的寫下：

「……寄聲敦源，期歸原璧。竭數日之力乃得之。封送公處（按指袁世凱——筆者註），而

久乞不得之墨迹，遂下逮也。」

却是徐世昌唯恐袁世凱問罪，他也很說。故意把再書年月寫成「己亥初秋」。徐世昌誕生於遜清咸豐五年（公元一八五五）乙卯。乙卯年後第一個己亥是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為時在情報被竊十二年前。第二個己亥就要到民國四十八年（一九五九）。那時節徐世昌該是一百另四歲。不但墓木早拱，連屍骨都不知道化到那兒去了。所以袁世凱寫給言敦源的第一封信，以及徐世昌的題跋，全是北洋軍閥之間所耍的小噱頭。袁世凱聊以酬庸，敷衍了事，不肯涉及真正機密，擋掉了言敦源希榮固寵的一紙保障。徐世昌呢？情不可却，只好一表真象，却又以千支之誤輕易的否定了。

袁世凱親筆著兵書

袁世凱寫給言敦源的第二封親筆信，顯示袁世凱每一執筆作書，輒常以傷病為詞，嘵嘵不休，解釋他那筆字老是寫不好的緣故。「兄近年右臂常痛，本不善書。今尤塗不成稿，屢擲管試抹，皆不成字，因而久未報命，常以為憾。」可見袁世凱對他自己的書法欠佳，頗為憾恨，同時也證實了袁世凱確實是因為字寫得壞，而很少有墨跡流傳在外。

此外，據函中所述，可知言敦源這位小諸葛，在清末相當的走紅。他曾整飭過熱河一省的吏治營務，且曾主持過製造軍火的德州局。而袁世凱視德州局為「用兵命脈」，由滿人主持的陸軍部，則多所掣肘，乃使德州局未能擴充完備。直

隸一省，除設立之早，允稱全國第一的天津機器局外（我國第一座軍火製造廠），還有一個德州局在。

第三、第四、第五三箋，全是袁世凱在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夏秋之交，寫給言敦源的。當時，袁世凱係在山東巡撫任上，與慈禧太后的情人：直隸總督，統武衛全軍，兼轄中軍的榮祿相互呼應，在榮祿的全力支持之下，埋頭苦幹，督辦新練陸軍。由於這三張便箋的公開問世，第一手史料的出現。大可澄清近代史者爭訟紛紜的兩項重要問題，同時也展示了北洋軍和袁世凱的一些秘密。茲予分別列述如次：

袁世凱在軍事學方面的著作，一向和曹操的「孟德新書」一般的令人懷疑，由而產生許多截然不同的說法。有人說以袁世凱的學識能力，不可能寫出那些史無前例的新建陸軍典章制度，因而認定袁世凱的欺世盜名，將他壓下專攻軍事的北洋之龍王土珍、之虎段祺瑞、之狗馮國璋的心血結晶，竊為己有。一說袁世凱的軍事論著悉為集體創作，而以袁世凱的名義出之。又一說則認為新軍營制餉章，軍事理論，確係出自袁世凱的手筆。如今言敦源所藏袁世凱己亥三箋公諸於世，從袁箋及言敦源的眉注，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出來，滿清新軍的營制餉章乃至訓練操法，軍事理論，乃是一整本的著作。確由袁世凱親自主稿，而由徐世昌為首的一個小組，負責作文學之商榷。在徐世昌以下，這一個小組的組成份子，僅有段祺瑞、王士珍、馮國璋和言敦源。

袁世凱在從事這一部重要著作時，可謂相當

的鄭重，也十分的謙虛。例如全書中段的「訓練操法」，他要求言敦源「按全書要義酌改，務期數字足以包括為妥」。又如在第二箋上他說：

「第二冊次序排就，惟嫌太多，然亦無法移前。惟今日書太多，不暇詳校，凡未加大點者，均草草一看，恐多未周通。此冊各篇，請閱一通，按項檢查。有字句不妥、文理不順、語涉重複、意相矛盾者，請酌改。但須一氣看去，方可易見其弊。此上 仲遠兄 凱頓首。」

可證袁世凱對於文學士的敬重，寫作態度的認真，——他在完成原稿以後，還經過一道自己親校詳校的過程。

第三箋說明了袁世凱的奏摺，也是交由言敦源修改發抄的。同時，也顯示袁世凱奏稿的基本要求：「字句須詳明，不必求深意奧妙，只求文理通順，事理明白即可矣！」箋末他說了兩句由衷的話：「改其字句極費事，較自做百幅為難。」對言敦源來說，應該是很大的安慰。

徐世昌的八札以唱和酬酢之函為多，末一札係言氏有意將袁世凱、徐世昌書札裝釘成冊時的跋言，所以落款水竹邨人。唯第四札中有己亥年修訂小組的史料。徐世昌在該札中說：

「演戰總說筆意與折，起伏頓宕，亦猶兵家之詭詭不測，極此文之能事矣！唯分路獨將一語似稍強。合軍為前敵隊，合軍二字宜再酌。遠公以為如何？昌頓首。」

可見徐世昌對於袁世凱的文章，也還是相當恭維的。

仲遠觀察大賢後裔才識
 開朗學術淵博當其初入
 軍幕特以文學士遇之及令
 護軍始知其曉暢戎機無
 異老於行陳者後總司畿
 可概見以仲遠兼資文武異
 日寄治巖疆庶可展其懷抱
 定非久屈抑於監司者也凱
 鄰封尤熾非一介武夫所能
 措理奉仲遠攝鎮策下車
 伊始即申明紀律聯絡諸
 眇腕弱尤不成字聊識其猷
 齊豫股匪竟不敢越雷池一
 步地方安堵士庶咸戴羣
 呼仲遠為小諸葛其才畧已
 本不善畫兼以頤年衰病目

畧梗概用報

雅命而已不堪供

書家寓目也皆在辛亥季夏

初伏第四日

滬上釣叟素世凱識

是書為羅相後由衛輝移家滬上時作時以子官費之兩部承承每有
察書信往滬達一日至版後火車停車場使者行甚融融察言亦遂治滬在
大名鎮轄境之內察書致府期解及廢時數日之力乃得之封送公處而文已
不備之景遠遂下速馬已亥初秋再書

仲遠老弟大人左右昨奉初十日

惠函並讀

大作兩首拜誦三後佩慰文深熟

河吏治營伍瘠弛早遺極點經

執事整飭之後南亦頗有起色然

正本清源非

統將之力所能及也德州局為用

兵命脈惜為部掣肘未能擴充

完備東西各強國製造其精且

新月異不封改步其要訣所在不

過實力考核隨時改良而已董其

事者大率以曾歷兵事者充之

執事資兼文武久習營伍移任此

乃洵堪為得人贊無任忻慰凡

近年右臂常痛本不善書今尤

塗不成鴉屢搦管試抹皆不成字

因而久未撰

命常以為憾也希

涵涼節序溽暑小園眾綠頗可納

涼幸無大恙以露祇請

勛安

完知 亥月廿日

以下各書皆光緒己亥夏秋之交普辦新陸軍一時奉德給事
之作而推文字以徐公為首而合肥段公正定主日河間馮公皆
在給事之列

中政制律法清

仲元性全書要義酌改務切數字

是以已括為安以上

仲遠元

紅札

第二冊法序排就惟嫌太多也亦為
法移編著傳偵探而法意尚多且方作軍
糧考以移前惟今日書果多不暇詳說兄
求如野者均華一者路步也周通以冊五
篇備清 獨一通按法檢是相以寸句不受文
理不似 該涉宜後意相矛盾者請酌改
但頭一氣看者方可易見其弊以上
仲遠元 紅札

此能另招附奏字句須詳明且各求深意與
物呂求文致通順中理明白以可矣以共字
句理為高 較自做百幅古雅清
仲元再修並費物物下一便再酌

紅札

北江第二困 茲拙詩二條請
先擲下 無事能過我一波
正前鏡孤坐 傲岑寐也
仲元左右 弟制昌有

真索拙詩不教深秘檢

雅意勿示外人

知不常不笑我也

仲遠道无弟制昌再拜

演戰經紀筆意與所起伏相合

福兵家之語說不測極此兵之

事言情不語獨得一語以稍須

會軍為前敵隊全軍二字互再

酌遠名以為何為

弟

此文清

閱鈔青有無語誤字句

如須增損清印

加墨白拍擊禱

仲无有道弟制昌再拜

仲遠道无友人序去秋在津時

弟

尊去去近年似逢

自是速往來十六日由滬起行

弟年六十五方必在四事是月是腦月

為即赴汝而得在何也時此印

弟

遠公先生閣下久別得

書如獲奇珍鶴華秋色正

復宜人回憶前情如昨日事

未華中條行將別我歸

程不知何日復以江掉明湖泛

遠公在石濱

兩示知

執事賢勞猶復

眷念鄙人深感。擬談道

途平請即西行也秋風

諸君子後也 長之友向來此

致教次已回此矣

堂上起居萬福敬頌之

忘愛敬候

勳福不克之至 中 廿三夜

蕭瑟旅客傷懷況此時

手書不盡言敬頌

道履不宣

世昌再拜 家弟回候

鵬公屬道念

